

13 MAR 1935

民 皓

第 六 十 三 期

民 國 十 八 年 六 月 五 日

目 錄

廣東民族概論.....羅香林

1. 楔子
2. 粵省民族的成分
3. 粵省民族的混化
4. 粵省民族的特性
5. 粵省民族的貢獻
6. 小收束



本刊通訊.....羅香林

(中華郵局特准認為新聞紙類)

徵 求

敝人欲蒐集各地的「蛇郎故事」，彙為專集，加以相當的研究，限於材料，久未完成。茲特向讀者公開徵求，無論已載未載之稿，如蒙惠寄，并註明其出處，均所歡迎。書出後，當酌量奉贈，以謝諸君子之雅意。惠稿，請直寄：「廣東，龍仙墟，翁原新書社收轉」。由「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校民俗學會收轉」，亦可。

清 水 謹 啓

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七集第七十八期目錄

燕丹子真偽年代攷.....	羅根澤
楚辭與文學.....	鄒立權
五代閩史稿之一(續).....	魏應麒
管志道之著述.....	{ 鍾鍾山 夏廷斌

廣東民族概論

羅 香 林

1. 楔子

研究民族，確是難事；研究中國的民族，更是難事；研究中國廣東的民族，更是難中的難事。中外號稱爲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的，到了今日，總算不很少了罷，然而對於廣東的人種和民族，却還沒有幾人能夠加以論列。他們對於這些問題，原來並不是不想研究，不過，想了，研究了，而得不到圓滿的結果罷了，所以到了今日，關於廣東的人種和民族的文章，還是很少很少的。其實這類的文章，也是不能讓人輕易去做：第一，廣東人的族類太繁雜了，他們中間，相互的關係太淆亂了，說得這族，遺了那族，理清了這族的頭緒了，又不能拿去概括那族；第二，廣東人的脾氣和習慣，太古怪了，而且方言很多，不學懂，又不能接觸他們中下級的人士，以爲調查的根基，要學嗎，種類繁多，不易全曉，收集材料，已不容易，遑論分析整理；第三，歷史上關於廣東的人種和民族的記載，太稀少了，就是偶然有一二處曾加記述，也是零星斷簡，而且從沒有人曾加考証，真偽已難辨認，取用自然也就不容易了。不過，話雖如此說，實際上却也不能老是這樣的自暴自棄。有了問題放在那裡，無論如何，總得出去解答解答，答得對了，自然再好沒有，就是解答錯了，也算還是勝於不

民 俗 第六十三期

答不理；因為解答的時候，照例須有一番檢討和思考的工夫，就是不幸，沒得到結果，然而多少總得於原題有點線索上或聯想上的關係。根據這點理由，我便鼓起勇氣，着手寫這篇孔臭未脫的粵族與粵人。

廣東人，從前是少人注意的，尤其是中國古代的學者，開口說他「南蠻缺舌」，合口說他「遐方異類」；至其民族的來源，及其在人類上佔何地位的問題，則更不能道，亦不屑道。自從明末粵中人士，競向海外各地，從事於實業商業的經營以後，他們的經濟勢力，日益增加，歐西的政治家，均為之大起驚訝，學者始漸有注意及廣東民族者。殆及清季，(西年 1850)洪湯以一介窮荒書生，借上帝教和民族革命的口號，號召徒眾，起而排滿，不數年，竟佔有中國之半。其間協謀建策，和各級馳驅戰鬥的將士，大概皆為兩粵的子弟。後來雖因內部不能團結，竟為曾李等所平滅，然其民族的魄力和才氣，已為中外人士所同欽。美人漢廷敦氏，(Huntington)更謂「廣東的客家為中國人民中的精華。」(Hakkas is the Cream of Chinese people)殆至中法戰爭(西年 1885)以後，粵人孫公中山以一個少年醫生，竟能創造世界各國得未曾有的三民主義，以開化國人，使起而為民族民權民生而革命，一次失敗，則繼以二次，二次失敗，繼以三次，四次；……續繼四十餘年，終以傾覆滿清，建立民國，更進而鏟除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為強烈的奮鬥，世界強國為之震驚，而各洲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亦

廣東民族概論

爲之鼓舞興奮，躍躍然亦欲與帝國主義者相肉搏。今日中國之言革命者，咸推孫中山爲先師，而廣東一地，則尊爲革命的策源地；以是而廣東民族，更爲世界學者所注視。其尤能表敬意於廣東民族者，更謂他們爲近代中國的神經中樞，廣東民族發動了，全中國的民衆自亦爲之連帶的發動。而少數不喜歡粵人之談革命的遺老，又謂粵人長於破壞，搗亂則有餘，建設則不足。再就近日中國商業上的情形言之，沿海各大商場，其金融勢力，多半操於粵商之手，上海，南京，天津等處的商人，碰見粵人，往往不待通問，便能直辨其爲粵產。此蓋因粵人的商業勢力偉大，故外地商人能將其影子深深的印在腦上。他們極怕粵人，以爲他們神通廣大，惹了他們，是隨便不了的。前年我在津滬輪上，碰見一位河南鄭州的巨商，他稱粵人爲蠻子。他說：「廣東蠻子，好利害，又會做生意，又會打仗，所以北方人常常吃他們的虧。」前幾年，上海有幾個大學，暗中有不允粵籍學生進校念書的事例。他們說，粵人太過激了，整天價想鬧風潮，招之適足爲學校之累。其尤可怪者，年來竟有一二學者，見粵人如康南海梁啟超等之始終不忘故君，隱抱保皇思想，和近日粵省政治之日趨復古，又謂粵省民族，賦性矛盾，一方過激，一方却又保守。凡此種種，均爲錯誤的觀念，表面上雖似極注意廣東的民族和他們的動作，然而實際上却與粵省民族隔膜得很。吾人對於粵省民族，和他的人種，欲求建立一種確切穩當的觀念，(Conception) 其唯一的條件

，惟有探究其種族的成分，混化，及其人的身體，手足，頭鼻，膚髮，血液等等的形狀，色澤，和性質。此等條件不能備具，對於粵人民族上人種上的概念，無論如何，不能明確；此等概念不能明確，則對於粵人過去和現在的情形，無論如何，不能免除誤會，其他推理的說法，則更不能啓嘴矣。固然，外省人士，對於粵人有無誤會，我們原無替任何方面負責的必要；不過事實告訴我們，念書的人所能做的工作，就是爲人類社會解決種種困難和糾紛。我們沒有工夫，誠無可如何，若已有可以抽調的餘空，而又目覩雙方在被誤會所阻隔，則無論如何，不便袖手旁觀，自作安樂。中國人賦性太聰明，只知安樂，不肯費心，有了問題，總不想解決，一年糊塗一年，結果還是由外國人去越俎代庖，社會上的問題如此，政治上的問題如此，學術上的問題更是如此。這實在是中國智識階級最可羞恥的一回事。我們青年人，不好再蹈前人的覆轍，老是想吃現成飯，結果，飯是吃着了，可是臉也丟盡了。因爲有了這種感想，所以我便不揣淺陋地預備要在這一年內，把這篇文章寫好。目的是想暴露粵人和粵族的真相，使世人不會再起誤會，或則失於過獎，或則失於過慮。方法是想煅煉自己的腦筋，使牠不致與邏輯相違。至於對於學術上有沒貢獻的問題，則非我所敢說，亦非我所敢望。

這篇文章的命名，現在假定爲粵族與粵人，將來仍須變更與否，要看全文寫好後，方能決定。依照我的計劃，全文擬分兩編

廣東民族概論

來寫。第一編爲廣東民族，內分八章：第一章爲概論，畧寫廣東民族的成分，混化，性質和他的貢獻。第二章寫廣府族的人種，文化，語言，特性與其所佔的地域，及其與其他民族互相混化的事蹟和結果。第三章寫客家族的來源，和他的文化，語言，風俗，特性等等。第四章寫福老族的來源和文化……等等。第五章寫蛋族的種族系屬問題，及其文化，風俗，和社會生活等等。第六七章專寫瑤人黎人。第八章爲結論，專述廣東民族中各種已解決與未解決的總賬。至於其他少數式微的民族及西來白人之由僑居而爲編氓者，則附帶雜述於各章之中。第二編爲廣東人，專論廣東人的身體，膚髮，頭鼻，手足，血液等項。內容分爲六章，第一章寫前論。第二章寫廣府，福老，客家三族。第三章寫蛋族。第四章寫苗瑤。第五章寫黎人。第六章寫結論。這是我個人理想中的工作，能否成功？一方須視我個人能否努力；另一方則須視我的師友之能否給我以各種有力的匡助。

閑話我不能多說，現在即開始寫概論的本文。

2. 廣東民族的成分

廣東民族的繁雜，在中國內地，任何一省，均不能與之相比，不過這還是族派上的問題，至於種屬上的複雜，則更非內地各省所能相擬。我們知道，中國內地各省，族派上儘有各種不同的名目，或先客後客的分別；然而在人種上，總是同屬一脈，大家均爲黃種；惟獨廣東一省，則殊不然。以族派分之，有廣府族，

福老族，客家族，蛋族，獠族……種種不同的名目；以種屬分之，則有黃種，白種，黑種等等不同的原素。概稱之爲苗族或蠻族，固嫌不妥，即總稱之爲漢族或越族，亦是不能包括。外國學者，往往跑到廣東的一個都會，刺探得一二該地的風光和人物，便大著其書，謂粵人如何如何。其實這是頂滑稽的事。粵省民族繁到這般田地，無論如何，不能拿一二都會的人去做代表，以爲說明整個的廣東民族的資料。

普通人總以爲廣東人只可分爲廣府，福老，客家三族，不知這是很粗畧的說法，單就黃種而言，除掉上述三族以外，尙有回族，獠族，黎族，和苗民等攙和其中。除此以外，尙有黑種民族如蛋家，擺夷，僧祇奴……等，或則獨棲水上，或則逐漸同化於人。此外又有白種的阿利安族(Aryan)的波斯人，居息於海南島，及廣州附近。雖在今日，他們亦已多數同化於人，然其特徵，則尙顯有線索可尋也。

現在爲討論的便利起見，將現代和歷史上所有的廣東民族，概爲之分述如下：

· 苗族：廣東原來並不是漢族固有的地方。周朝以前，不必具論，即在秦漢之時，廣東地方尙爲苗獠和擺夷(又稱白夷)的居地。苗族的釋名，本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說法。其在廣義，則舉凡獠，獞，黎，畬，深獠和苗民等等，均包括之；其在狹義，則僅能說及字面上之爲苗民者而止，其他各種苗的別支，則

廣東民族概論

當另爲論列。這節所述，即屬於狹義者也。

廣東一省，原亦爲苗民叢集之地。大約荆楚的三苗族，歷經黃帝，成周及楚人的驅逐以後，當嬴秦之時，已多徙入於雲，貴，桂，粵，各地之內。後來又屢爲漢族向南移動的僑民和戍卒所逼迫，苗民勢力，益見衰退。現在雲，貴二省，尙多此族的苗裔。廣東一省，則幾已消滅淨盡，其有仍然保存苗民特色，而自號爲苗者，僅有惠陽肇仔山的二百八十人而已。

肇仔山的苗民，據鍾敬文君的調查，謂他們的身體，「大都很苗壯，男女皮膚顏色皆櫻黑，足底皮厚，而色黃，履荆棘如平地。」其實苗人膚色之作櫻黑，乃爲生活及環境所影響的結果，並不是他們原來就是屬於黑種的民族。據一般傳說，他們的祖先即爲盤瓠，這與後漢書南蠻傳的記載，正相符合。「該民有盤，籃，雷三姓，歷來皆自相婚配，」他們的語言和漢語相隔甚遠。食飯曰 Num Kni, 食茶曰 Num ti. 他們的人數，「據說數十年前，尙有六百餘人，數十年短促的時間，消滅的人數，竟過半數而有奇，再過百數十年後，恐將焦類無遺了。」我們要想研究廣東的苗民，須得早日從事，不然恐怕來不及了！

b. 獠族：獠族相傳亦爲盤瓠的苗裔。他們的人種和風俗，大率 and 苗人不相上下，所以有人直說他們就是苗民。廣東的獠民，大概多棲息在北江的山地。如樂昌連縣翁源等地，尤爲繁多。連縣的獠民，(在連縣之西，陽山縣之北，連山縣之南)據莫輝熊

民俗 第六十三期

君的報告，謂他們的老家本在廣西。「宋代紹興年間，有邑人廖姓者，出仕廣西；歸田時，帶回獠僕男女十餘人，遣入連縣三江，附山廓種田，因是擴土居住，厥後生齒日繁，遂成獠排。至明初，人口日多，由一排增至八排，……明末復增拓二十四小冲。迄今以人口之繁殖，已增至二百二十八小冲矣。」至於他們的人數，「大排人口二千至五千不等，小冲二百至一千不等，統計約十萬餘人。」樂昌的獠民，多住在獠山黃茶坑附近。人口多少，現在尚無可靠的統計。至其來歷，亦不可考。大概廣東的獠民，多自湖南和廣西兩省所徙入，此層却無可疑義。獠民的語言，亦極難懂，不過他們因為要與外人往來交易，所以多半都能操北江的客話。他們村中，也嘗有一二間私塾，不過用的課本是僧道所念的起碼經書罷了。他們日常用的文件，雖亦襲用漢字不過文義却非普通漢人所能懂。

○ 獠族：獠民，據一般人的見解，亦謂其本為苗族的分支。今日廣東一省，已無獠人，惟在清初，則舉凡今日的高州，廉州，和肇慶等地，實皆為獠漢雜居的場所。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全書卷一百三十，廣東七：「獠性質粗悍。露頂跣足，花衣短裙，烏言夷面，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洞，後稍入廣西古田等縣，佃種荒田，聚衆稍多，因逼脅田主，占據鄉村，遂蔓延入廣東。其初來尚以聽招名色，佃田納租。與鄉人種類不同，時相讐殺。有司及管田之家，頗賴其力以捍獠人。及後勢衆，亦

廣東民族概論

與獠人無異。肇高廉三府，與雷州之遂溪縣，廣州之新會四會清遠暨連州，在在容有之。征之則罔功，招之則致侮。於今誠有可慮者矣。」又吳震方嶺南雜記亦云：「種種與獠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產自湖南溪洞，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可見清初，廣東一地，尙多獠人。不過現在已經看不見了罷了。

d. 畬民 畬民亦是苗族的別支。他們分佈的地域，在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大約明朝以前。廣東韓江一帶，也是很多畬民的。他們的祖先，據說即爲盤瓠，亦有槃，雷，藍等姓。今日廣東嘉應州的西部，尙有一大市鎮，名曰畬坑，相傳即爲從前畬民叢集的地方。韓江一帶的客家人，其祖先多有第幾千幾百郎的名號，（大抵皆僅有郎字，而罕正名）相傳即爲土著畬民雷，藍，毛，賴，盤，各巨閩所給與的符號。這是固爲客人的祖先，由閩西遷到粵境，欲求性命的安全，不能不納點贄禮給那強有力的畬閩。畬閩得到客人贄禮以後，乃依其入境的次序，而給以幾郎幾郎的名號。據諸父老的傳說，從前粵省的畬民對於客人是非常專制的。不論紅白典禮，都要先得彼輩的允許，而後乃得安然舉行。嫁女的時候，更要籌點所謂「盧茅錢」（疑即雷毛錢）的，送給他們。畬民的語言，亦極難懂，「其口音有時一二字似官話」；但非漢人所能曉。三十年前，廣東興寧地方，尙有畬民，深居山中，以伐薪燒炭爲業。近來亦已無聲無臭，想來也已死亡淨盡了。

民俗 第六十三期

e. 擺夷：擺夷又稱爲白夷，疑亦是苗蠻的別支，但尙有種種問題，未能解決。東漢時，擺夷中有徵側徵儼等，起而作亂，擾害嶺南漢族。漢廷命伏波將軍馬援率兵討之，大軍進至交趾，大破敵軍，馬乃建立郡縣，並留部卒戍之。擺夷勢力，爲之少衰；然至六朝時代，擺中又有洗氏者出，稱霸粵地，垂二百年。直至李唐統一中國，兵威耀於四方，擺中豪強，始不敢在粵再事擾亂；然其苗裔，則至今傳衍不替。今日廣東的擺夷，大半已與漢人同化，且亦無願自己承認爲擺夷苗裔者；惟廣西和雲南的擺夷，則至尙未能與漢族同化。其著姓如蒙氏，孟氏，儂氏，岑氏，段氏，洗氏，等等，族裔尙極繁盛。就中且有在近代政治史上非常顯赫者，如前清兩廣總督，及民國五年南政府總裁岑春煊氏，便是其例。

擺夷生活，以種植爲主，打獵爲副。婦女身體強健，凡耕耘操作等事，多以婦女任之。其俗重信義，一切契約，刻木爲符，如期酬償，毫髮不爽。至其語言，亦與華異，廣西的擺夷，因須與外族往來之故，多有能操廣府話，客家話，或普通話者。

f. 黎族：黎人的居址在海南島五指山。(一名黎母山)分生黎熟黎二種：熟黎多已與漢人同化，語言習俗，已非昔比；生黎則在山崗之中，人數多少，尙無調查。然就其所佔平方四五百里的地域而估計之，大約總在四五十萬以上。

黎人又名爲俚，說者謂其原爲黑種民族。何時徙入粵境，今

廣東民族概論

今不可考。有人謂漢武帝時平定儂耳珠崖二郡，其所遇土著，即黎人。其實秦漢時中國人之所稱為俚者，乃為廣義的黎。凡欽廉瓊崖以及廣州附近的土著民族，均統稱曰俚。其後各處的俚，因同化的關係，始則由生而為熟，繼則由熟而為漢。今日廣東的俚人，其殘存者，惟海南島一處的黎人而已。就中熟黎又別稱為岐，（即隋書南蠻傳中的奄）大半住於萬州附近，性甚貪狡，湖，廣，福建之奸民亡命，實多攙雜其中。生黎之聚於琼山安定間者，曰領門黎，聚於琼東樂會間者，曰樂安黎，聚於臨高儋縣者，曰南豐黎，聚於萬寧陵水間者，曰興隆黎。這四種黎尚知架木而居，烹飪而食，此外則皆裸體穴居，茹毛飲血而已。

生黎性雖強悍，但不貪黠，其歷代之所以出為寇亂者，皆因熟黎與漢官之不善處置，平日則固意侵凌，以激其怒。一旦禍發，則手足無措，不知禦敵。有明一代，受禍尤深。「弘治十四年，征儂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年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讐服，迄今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蓋自漢，唐，宋，元，明，清以來，海南一島殆無代而不有黎禍。黎人以一隅之地，而能與漢人爭扎至於千年之久，可見其勢力之不可小視。

黎人至今尚有文身之俗，「男女未配者，隨意所通，交唱黎歌即為婚姻。」女子許人，先由男家選一花樣，送至女家，使之

依形離於女人面上，其他男人則不能復向該女求愛。熱黎在明洪武，即已歸附版籍，按戶納稅。「在西路臨高等界則鄉音與廣西蘇梧等處相同，東路瓊沉等界，則鄉音與福建漳泉等處相同。」至於生黎的語言，則非常難懂。

g. 蛋族： 蛋民種族系屬的問題，現在尙未能有澈底的解決。據我個人的見解，則其來源，似在林邑。林邑在今安南境內，其地古代的民族確爲色黑髮鬚的黑種人；而今日廣東的蛋民，亦多深目猴嘴，頭髮較漢人爲鬚，皮膚較漢人爲黑，故謂其祖先原爲印度支那的黑種民族，自是可能之事。

蛋民來華，據我個人的考證，當在馬援征交趾以後，蓋馬氏以前，中國任何典籍，均無蛋民的記載，自馬氏南征以後，降至晉代，而陶璜上疏，便有「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蠻雜居」諸語。其後成漢，常璩，的華陽國志亦曾述及「獠蠻」，而隋書的地理志及南蠻傳，對於蛋民，亦有敘述。可見蛋人入華，決不能早於秦代，而後於六朝。

今日廣東的蛋民，多棲在珠江口一帶的水上。據說他們的祖先原來是陸居的。後來受漢族的壓迫，不能抗爭，以是乃逐漸逃居水上。明洪武時，嘗編其戶爲國家的水軍，並特設河泊司治之。殆至末葉，治理失宜，蛋民遂群起而爲海賊，然不久又被平息。清人入關於後，依照明制，編置蛋戶蛋長，然特視爲賤族，已不能讀書應試，亦不能上陸營居。雍正時雖嘗有解放蛋家等賤

廣東民族概論

民之詔，但亦因積習難改之故，蛋民地位，迄未提高。癡至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蛋民始於實際上得與漢人相等。

蛋民的風俗，大半已和漢人同化。即其語言，亦多與廣府話相近，但畧含福老話，客家話和英國話的成分。他們的職業，大半不離水事，近十餘年來，亦有遷居陸上建舖營商者，不過數目尙少罷了。他們日常的文件，也用漢字，但普通總不喜念書，「受小學教育者，百無一焉。」

h. 黑奴：廣東的黑奴，有僧祇奴，崑崙奴，鬼奴的分別。唐時，東非洲的黑人(negro)已漸因通商的關係，而遷入中國，就中尤以 Jauzibar 一地的黑人之流入中國者，爲數尤多。中國人稱之曰僧祇人。他們來華，類循海道，登陸以後，即在廣州充富家巨族的奴隸，故又稱僧祇奴。此外又有所謂鬼奴和崑崙奴者，嚴如煜洋防輯要廣東海防畧下雜蠻篇云：「鬼奴者，番國黑小厮也。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走，亦謂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鬢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能曉人言，而不能自言。有一種近海者，入火眼不眨，謂之崑崙奴。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永樂四年，婆羅國，東王西王，各遣人來朝，以黑小厮充貢物。」可見當時黑人流入中國者，爲數實夥。就中廣州一地，殆爲販奴畜奴之所。

黑奴雖不能謂爲廣東的民族，然因其人數衆多，且嘗爲華人傭僕之故，對於漢族自不能無混血的作用。今日粵人中，無有自

民俗 第六十三期

願承認爲黑奴之子孫者，此蓋因黑奴文化低於漢人，入華以後，不能見重於人，故雖有族裔亦不能不改用漢姓漢俗，以博取其在社會上的地位。今日廣府人中，往往有厚唇而鬚髮者，可知他們祖先，實曾混有黑奴的血種。

i. 波斯人：波人與中國交通雖肇端甚早。然在西漢以前，二國往來皆從陸道。自後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年166）東羅馬王安敦（Antonius）遣使自日南徼外，進貢於中國。其後，孫權黃武五年（西年166）東羅馬商人秦論，自海道來至交趾，以是而南方海道，遂漸爲西人之入華者所遵循。西曆第二世紀末葉，敘利亞欲與波斯人競爭商權，以是乃借海船，以販運中國貨物。其後波人復起而效之，以是而航行於印度洋及中國南海一帶的海船，遂亦日益繁盛，而廣州實爲是時的通商口岸，故其地所居留的海外商人，亦特別繁多。就中波斯國人，爲數尤夥。唐時中國政府嘗僱用其人，使平內亂，殆亂定以後，賞賚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求。乾元元年，（西年758）波人遂與大食人，共出而焚燬廣州城，並大掠華人貨財，以洩其憤。漢人雖蒙損失，但亦無可如何。又據阿剌伯人梭里曼（Soliman）所著旅行記，謂當黃巢陷廣州時，流寓其地的波斯人和大食人共十二萬餘，大半皆蒙不測，遭彼荼毒。可見唐時波斯人在廣東者之盛。

波人經黃巢亂後，雖然勢力漸次衰退，然其苗裔，實未嘗全滅。降至五代南漢，華人且多與波人通婚姻者。後主時，並嘗納

廣東民族概論

波斯女爲宮人。梁廷柀南漢書卷七，列傳，波斯女云：「波斯女，不知其姓，後主宮人。……性絕慧巧，得人意，每見幸，能曲盡淫態，後主甚嬖之。……國亡後，不知所終。」可見當時波斯人實曾與華人起混血作用。今日廣東境內，雖已無復有波人的足跡，然其民族曾畧受波人的影響，則可毫無疑義。

j. 阿剌伯人：繼波人而從事於東方的貿易者，首爲阿剌伯的大食人。永徽二年(西年651)大食王密莫未賦，遣使由南海朝於中國。其後開元長慶之間，凡十四度來朝。當時阿剌伯的回教，忽然興起，教徒四出，群以傳教中國爲榮。以是而商業勢力，遂亦隨國交及宗教而向中國進展。當時廣州一地，實爲回商叢集的都會。其教士蘇哈巴，復在廣州建立懷聖寺，聚集回人，相與膜拜。而其商人亦逐漸與華人通婚。洋防輯要雜登篇謂其人多蒲姓海姓，「與華人結姻，或取科第。」今日海南島的居民，多有姓蒲者。「證以宋史所載大食國人，如蒲希密，蒲麻勿，蒲加心，蒲沙乙等，皆蒲姓。蒲，卽譯Abn之音。大食人姓此者最多。粵之忽有此姓，知當時阿剌伯人流寓者極盛矣。」宋岳珂程史謂：「番禺，海嶽雜居，有最豪者，蒲姓，號曰番人。(原文稱其爲占城人，但從其所信的回教，及其日常習慣觀之，可以斷定其爲阿剌伯人。)……其家歲久，定居城中。屋室皆侈靡逾禁。……」又同上洋防輯要又云：「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

濱灣泊之地。築室聯城，以長子孫。……宋時，商戶鉅富，……有凌虐土著者，經畧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充番戶者，必誅無赦。……」又投荒錄云：「番禺，端午，聞街中喧笑，訝召之，乃蠻媼（指回婦）荷山中異草，鬻富家婦女為媚男藥者。……」而龍州畧志亦謂：「……回番商卒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資數百萬緡，本獲一蠻奴，返海，遂養其為子。陀羅近歲還番，為其國王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可見唐宋時代，阿剌伯商人已多在廣東置田長子孫，並立戶里，而逐漸同化於漢人矣。當時廣州地方，有所謂「番坊」，或「番民所」者，大概即為阿剌伯人的村落。

k. 越族： 粵中漢族的先民，說者謂其即為越族。史記越世家：「禹葬會稽，大康以後，歲弗及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以奉禹祀。」吳越春秋謂越為少康庶子之名。其初封地，本在會稽一帶。其後族裔日繁，遂以國名兼以名族。據鍾君獨佛的考證，謂成周以前，越族「實已蔓延荆梁二州，殆吳楚分封後，越族乃專萃揚州東南，逮至句踐蹶吳以興，又閱七世至無疆，乃見滅於楚。然國滅而族不滅，……夫是以有百越之目。……史稱越，國滅族散，濱居江海，或自為君，或自為王，以朝服於楚。」又史記南蠻傳，謂秦主中夏，畧定揚越，已置郡，以謫徙五十萬戍五嶺，與越雜處。而漢書地理志亦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南海，九真，日南皆越分也。其君禹後。」可見秦漢之時，兩廣地方，已多越族的足跡。又考阮氏廣東通志公師隅傳云：

廣東民族概論

「越王無疆，爲楚所敗，子孫遁處南海。周赧王時，有自立爲王者，隅爲相度南海，……」公師隅之先，南海已有高固，越滅後，以才能歸楚爲楚威王相。據此可知周時，南海已有越人。又漢初，有越人張戊，以越騎將軍從高祖定三秦。及武帝討伐南越，又有鄭嚴田甲者，首以越人歸漢，封爲歸義侯。可見漢時廣東越族，尙多顯貴。又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云：「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雜爲音聲，殊不可曉。……」可見宋時廣東越族，尙多存者。

粵省最初的漢族，卽爲越人，此爲無可疑義之事。但今日廣東的民族，却沒有自願承認爲越人苗裔者，（學者例外）此蓋因越人遷至廣東以後，始則與土著苗僮及擺夷等起混血作用，繼則與後來文化較高的漢族起同化的作用，輾轉混化，而越族特性遂亦移爲他族所有。傳至今日，一般粵人，均不知其先民實雜有越族，至謂其祖先實雜有越族的血分，則更莫明其妙矣。

1. 廣府族：廣東的漢族，今日雖可分爲廣府，福老，客家三族，然其源流則同出於晉代的秦，雍，司，兗，豫，徐諸州，卽其遷徙的背景和時代，亦大畧相仿，特其所取途徑，各有不同，故其抵粵年代，亦各有差異。西年308年左右，（晉太安年間）晉室八王，相繼作亂，降及永嘉時代，（西年307—312）石勒劉曜遂乘機寇掠。西年311年，洛陽陷落，秦，雍，冀，兗，司，豫，青，徐諸州，或則全部淪於五胡，或則境內變爲胡華交鋒的場

民俗 第六十三期

所。四民困於兵革，流離失所，轉徙南下。而秦，雍，司，豫，徐，兗數州的渡江流民，爲數尤衆。東晉各帝，乃爲之僑立州郡以安插之。這就是漢族大遷移的肇端和動機。

當時石劉兵力，日益南迫。漢族遇之，殆若驟受狂風暴雨，東奔西竄，冀找逃避之所。就中秦，雍，司，豫的流人，多向荊州南徙。晉書卷十四地理志雍州條云：「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皆爲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鄠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又荊州條云：「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此等流寓荊州的僑民，雖不能詳明其族裔源流的所在，然其爲後日沿洞庭，沅江，湘水而南下兩廣的民族，却已無可疑義。這就是廣府族的先民第一步的遷徙。

其後黃巢於西年875年，(唐乾符二年)聚衆造反，從宣州入浙東，掠福建，陷廣州。旋以軍士多疫，還攻潭州，北陷鄂州，東南又陷饒州，所過奸淫擄掠，屠殺良民。曩日僑寓荆湘的漢族，又復向西南遷徙，以是而今日湘省的西南和桂省的東北，遂爲此等逃難漢人的第二僑鄉。殆後又遭五代的擾亂，難民又復自梧州韶州等孔道，逐漸徙入粵省西北的邊地。

廣東民族概論

大概李唐末年，大江南北的民族向南遷徙者，約有三路。李濟教授的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第五章說：

“In the E period (618—959 A.D), Hunan Kiangsi and Chekiang, as we have noted, all show a phenomenal expansion: this was the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Tungting, Payang, and T'ai movement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however,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extension S. While the T'ai line scarcely goes beyond chekiang, and the Payang line is confined with in Kiangsi in this period, the Tungting line follows its course all through Hunan, crosses the northeast border of Kiangsi, and stops only at the mouth of the Pearl River (Kwangtung). The T'ang dynasty gave ris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Kwangtung and Kiangsisettlement. Tungting, Rather than the Poyang, line again for geographical reasons.....”

就中洞庭(Tungting)一路，即為廣府族所取的南徙大道。據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則廣東的欽州，當五代時，已有漢族投奔其處。他說在欽州地方，有一種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是知黃巢造反，至五代擾亂，實為廣府族向南遷移的第二時期。

廣府一族，當北宋時，大概已棲於廣東的西北二部。其後遼

民俗 第六十三期

，金、元相繼寇宋，宋人迫不得已，陸續南渡。西年1276年，臨安陷落，元將張弘範，又復大舉南進，宋人無力應戰，以是而粵北的漢族，又復向東南逃難。屈大均廣東新語，謂粵族四十二姓，來自南雄珠璣巷。而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亦云：「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又古今圖書集成第一千三百二十九卷惠州風俗云：「舊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將至，預於十四日祀祖，次日避兵。……」（惠州大部份雖爲客族，然亦有廣府族攙和其中。）可見宋高南渡，實爲廣府族第三度遷徙的原因。

廣府族自遷入廣東內部以後，按其較高的文化，與曩日的越族，苗族，獠族，俚族，蛋民，擺夷，回人，黑奴等，互相混化，逐漸吸收各族的血種，而造成爲一種特別優異的民族。寢至明初，遂一躍而爲廣東的主人翁。其他各個民族，類皆爲其馬首是瞻。其所用方言，遂亦變爲廣東的標準語言，其所有的文化，亦變爲廣東文化的代表。

廣府族的文化，可述者多，但此章爲概論，不便多所敘述。將來寫第二章時，當可較爲詳悉也。

m. 客家族：客族向南遷徙的時代，先與廣府族相同。大約永嘉亂後，司，兗，豫三州的流人，多數徙入江南。晉書地理志司州條云：「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後以弘農

廣東民族概論

人流寓於尋陽者，僑之爲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寓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者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謹松，滋大，咸八縣，並寄居焉。」又兗州條云：「是時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四年，於北譙界陳留郡，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臬，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又豫州條云：「永嘉之際，豫州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僑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此等流寓江南的民族，其後遂逐漸向今日江西的東北和福建的西北，逐步南遷。殆至隋文帝統一中國，亂離之局，始暫停息。是爲客家南徙的第一時期。

客家第二期的遷徙，亦以黃巢造反爲動機。古今圖書集成第九百二十四卷，謂「乾符五年，戊戌，冤句賊黃巢，引兵渡江，攻陷吉，虔等州，（即今吉安，虔南等地）趣廣南，陷廣州。」可知黃巢之兵，實曾經過閩省的上游及贛省南北一帶的地方。根據這種史實，參與客家「黃巢造反，獨不殺葛藤居民」的故事，及粵省客家各姓的家譜，足以證明黃巢作亂，之曾促成客族的南遷運動。自黃巢亂後，不久遂入於五代割據之局。直至宋太祖統一中

民俗 第六十三期

國，亂離稍息。凡此三十餘年，是爲客族南徙的第二時期。

客家第三期的遷徙，亦以宋高南渡爲肇端。臨安陷落以後，益王昚立於福州。德祐二年九月，元兵從明州江西兩路進迫。陳宜中奉益王走惠州，文天祥與元人轉戰嶺表，終以不濟。客家民族或直接向南避兵，或應文天祥的招募，隨戰崖門，因而留居其地。

上述客族三度的南徙，其背景殆與廣府族的南徙，完全相同，但其所取途徑，則爲鄱陽(Poyang)一路，而非洞庭。

客家民族經過上述三步的遷徙以後，分佈於贛省的南部，閩省的西南部，及廣東的東北二部。人口日漸繁多，文化亦日漸提高；但因所處地位，山多田少，不便發展之故，直至明末，在中國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均未能有所貢獻。殆至遜清康熙時代，客家族裔，越發龐大。內地已不能耕殖爲生，以是遂群起而爲外地的擴殖，西北遵陸路向湖南，廣西，四川以圖發展者有之，東南走大海，至南洋群島及台灣以經營商業實業者亦有之。順至滿清中葉，而四川的隆昌榮昌，以及成都一帶，多有客家民族的村莊；南洋各島的華僑，客人亦佔其中重要地位。殆至咸豐六年（西曆1856）廣東西江，土客案起，雙方動武，械鬥十餘年，不能結案。巡撫蔣益澧，用某幕客的政策，劃分土客疆界，並置溪赤縣以安客家民族。同時客民亦多自動的徙於欽，廉，瓊，崖等處，風波始平。故自康熙年間，至於道咸之際，是爲客家遷移的第四

時期。

客家民族的語言習俗，可述者多，茲爲節省篇幅起見，只得俟至寫第三章時，再爲詳述。

福老族：福老族在今廣東的潮州一帶，人數與客家相仿，但其經濟勢力，則非客家所可比擬。他們的第一老家，當在長江以北，第二老家，則爲福建。大約永嘉亂後，徐豫的民族多流入揚州的東部，其後乃沿太湖(Tai lake)流入今日的浙江內地，漸及於閩北。晉書地理志徐州條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瑯琊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八縣，及瑯琊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郟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瑯琊，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此等逃難南徐州的民族，是爲今日浙閩二省的漢族的先民。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十八輿地考云：「閩越，(即今日福建省)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文藝儒術，斯之爲盛。」又福建通志卷五十七風俗云：「晉永嘉末，中原喪亂，士大夫多避難入閩。建(建寧)爲閩上游，大率流寓者每多。時危京守建安，亦率其鄉族來避兵，遂以占籍。……」又

民俗 第六十三期

唐林語閩中記亦云：「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今日福州曰晉安，泉州曰晉江，皆以晉時民族遷徙而得名。可見當東晉之世，徐豫等州的民族，已多南徙至於北閩。

徐豫等州的難民已入北閩以後，不久又值黃巢的變亂，賊軍從浙東攻陷福州，以是而此等難民，又復向南逃避。當時黃巢之兵自閩西入贛下粵於閩南沿海各地，並無所害，故北閩難民，遂得沿閩邊繞廈門詔安等地竄入廣東的潮汕。今日潮州人類皆稱為福老。「老，鄉俗之尊稱，福，謂其原為福建之人也。」福字古時，疑讀喉音，故潮人稱福老曰Hoklos。

福老族，因為先客家人而入粵，且其所取途徑又為沿海，故其所佔地域，大都為廣東海濱的平原。土地已極肥饒，生產自極旺盛，故今日潮人的經濟勢力，能與廣府族並駕齊驅。

福老的語言，與今日的普通話相去甚遠，大抵與廈門語同一系統，其字音畧與唐音相近，且能分別八聲，但其說話的腔調，則與唐語不同，這是因為他們棲止海濱，一方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一方又因與曩日閩越的土著互相混化，故其說話的腔調，不知不覺遂與中原語調，發生差異。

福老男女，普通罕念書者，但其資質却非常之高，故其子弟，往往稍為努力於學問，便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明清二代，福老中擢高科，享盛名者，頗不乏人，但其普通識字知書的人，

廣東民族概論

則萬難與廣府客家二族相比。他們的藝術天才，頗為奇特，舉凡雕刻繪畫建築等項，在廣東民族中，均佔優勝地位。

上述苗，獠，獯，畬，擺，黎，蛋，越，廣，福，客以及波斯人，阿剌伯人，黑人等十四族，為構成廣東民族的原素。就中苗，獠，獯，畬等為苗蠻民族，廣，福，客，越等為漢族，阿剌伯人為回族，凡此三族屬於黃種。此外如黑奴，崑崙奴則為黑種民族。波斯人為白種的阿利安族。至於黎，蛋，擺三族的種族系屬問題，則現未能圓滿解決。

歷史上的廣東民族雖不下十有餘種，然在今日，尚能保存其特性，而有其苗裔者，則亦僅有廣，福，客三族，以及少數的蛋人黎人獯人苗人而已。其他八族，或則已全部消滅，或則已為他族所同化所吸收，而已失却其個族的存在。吾人為詳探廣東民族的血種起見，對於現在尚存的粵族，固不能不加考覈，即對於此等已經失却其存在的民族，亦當細為探索，蓋不如此，則不能盡悉粵人遞演嬗變的軌跡也。

3. 粵省民族的演化

廣東民族的成分，已畧如上述，茲更進言其互相混化的作用。最初棲止廣東的先民，究為何種何族，今不可考。說者謂太古「自貴州之南部，廣西之西南部，廣東之全部，以及安南，暹羅，緬甸南掌，下逮南洋英屬荷屬群島，乃至南印度之一小部分，皆為同一民族所占地域。……要之與中華民族及其他腹地諸

民俗 第六十三期

族絕不相蒙，可斷言也。」（見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此種說法，所根據者，爲粵，桂，暹羅及爪哇等地所發現的同樣紋式的銅鼓。德儒 Hirth 謂今印度支那及巫來由島的民族皆以銅鼓爲宗教用品，極爲重視。其言或亦可以置信；但銅鼓的年代，現在尙未能考定，上述綿南亞一帶的民族究竟發源何地，遷徙何方，對於中國民族有何關係，今日皆不可知，吾人爲求避免穿鑿附會的嫌疑起見，對於粵省民族，至早只能從苗蠻和擺夷等族說起。苗蠻擺夷以前，粵省地方究有何種民族，非俟他日地下有大批古物的發現，吾人殆無法敘述。

百粵在成周時，本爲苗蠻雜居的地方。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年前³³⁴）楚人滅越，越族逃之南服，居址定後，遂挾其較高的文化，部勒土著，自爲君長，以是而百粵的苗蠻和擺夷始與越族互相混化。當時越族人少，故終未能盡數吸收苗蠻等族的血統。殆至秦始皇統一中國（西年前²²¹）畧定揚粵爲南海，桂林，象郡。又發謫戍五十萬衆，隨帶婦女多人開闢五嶺，實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以是而粵省的苗蠻擺越又復與漢族戍卒，漸相混化。其後中國內地的商賈，又以其地「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往往南下販運，漸而僑居其間。殆至東漢光武建武十六年，（西年¹⁰）擺族女子徵側與其弟徵儂共起爲亂，漢廷命馬援討之，破敵以後，一部分的士卒，遂留居嶺表，以是而粵內民族，又復摻入一種新的血分。是時林邑民族，經徵側等變亂以後，多隨

廣東民族概論

焉援部衆，徙入中國。今日廣東的蛋家即爲該種民族的苗裔。蛋人初抵粵境之時，漢人雖嘗賤視其人，但因彼此須互相往來之故，終不能免却混化作用。寔至六朝時代，擺夷勢力，忽然興起，就中有洗氏者，稱霸粵地，垂二百年，以是而粵內各族的血統，又多爲擺夷所吸收。殆至李唐統一中國，以兵力控制百粵，苗蠻擺越，始不敢再事叛亂。是時廣州一地，已爲東西交通唯一的口岸。波斯商人繼敘利亞人之後，盛造海舶，與中國交通，富商巨賈，往往因戀遷關係，僑寓粵地。其後阿剌伯的大食人猶太人以及印度商人又復相繼與中國通商，順至乾符初年，（西年874）而廣州一埠的外國僑商，竟至十餘萬人。連村比屋，命名夷坊。富豪者，復爲之廣置田園，結姻華族。其尤愛慕華化者，竟至改用華姓，編入中國戶籍。當時中外奸商，又復喜販奴隸。南非州的僧祇（又稱層期）崑崙諸地的黑人，往往爲所誘取，販入廣州，使充富家巨族的奴隸，其尤甚者，且有以黑奴之多少爲一已財產的權衡者。可見當時粵省的民族除漢人，和苗蠻，擺，越，互相混化外，又復添有白人黑人以及回人的血分。殆至黃巢攻陷廣州以後，因欲劫取富商的財貨，外國僑民或死或逃，留者甚少，然其曾與粵人互相混化的痕跡，則至今不可磨滅。故自周末至於唐末，凡一千二百年左右，是爲擺族與苗蠻越蛋，以及波斯人阿剌伯人，印度人，黑人和一部分的漢人，互相混血，互相同化的時期。

自唐末黃巢造反以後，寄居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

，福建的逃難漢人，（指五胡之亂，又復分洞庭，鄱陽，太湖等三道向南遷徙，漸及於粵省東西北三部的邊地。以是而在粵的各種舊族，又復與此如火如荼的廣府福老二族漸相接觸。殆至南宋以後，客家民族又復大舉徙入粵省的東北二部，而廣府民族亦漸由西北邊地而入於珠江下游的地方。以是而全粵土地，遂為此新來的漢族所佔據。往日的粵族，其在廣州一帶者，如苗，如獠，如擺，如蛋，如波斯人，大食人，猶太人，印度人，以及南非洲人等等的殘存民族或僑商，遂為廣府民族所同化，所吸收，而廣府族的自身，亦因其曾納受衆族的血統和影響之故，逐漸演化，成為一種兼具衆長的民族。是時韓江及潮汕一帶的獠族，亦已自行分化，別稱畬民。福老，客家二族與之相處，又復出其強烈的融化力以吸收之。順至今日，該種畬人亦已失却其民族的存在。故自唐末，至於滿清中葉，凡九百年，是為廣府客家福老三族各自吸收其他各種粵省舊族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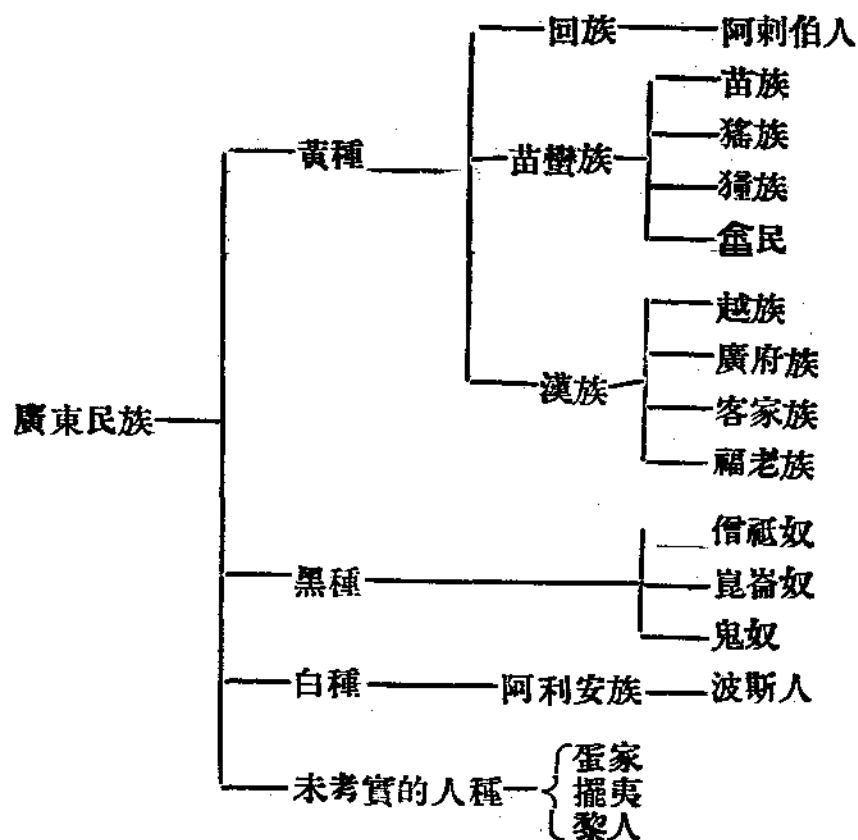
滿清中葉以後，客家民族多向粵省的西南二部移動。汕頭廣州等地，原為廣府及福老二族的居地，但近百年來，亦漸多客家人的足跡，同時惠州韶州以及韓江中流等處的客族，亦多受廣福二族的影響，與他們通婚結姻者有之，即改操他們的語言以為榮寵者亦有之。可見三族間的成見，已不若從前的堅深，而其實際的趨勢亦已進為互相混化的局面之中。今後混化的結果如何，吾人殊不敢預言，但其有利於整個的廣東民族的演進，則可毫無疑

間。

抑猶有當補充者，海南一島，自昔因孤懸海中，不易引起外族的注意，但自漢武帝置儋耳，珠崖二郡以後，中國商人亦有至者，不過為數寥寥，終不能開發其地。自唐末，黃巢攻陷廣州，賊兵所到，大肆屠殺，外國僑商，無如之何，以是乃相率渡海，遷於瓊崖等地。其後廣府福老二族，又復繼續向該島移殖，殆至宋高南渡大臣元老，多奉帝裔趣止崖門，隨從部衆，遂又卜居其間。故至明朝初年，瓊州一帶亦已因有漢人，黎人，及阿刺伯人的互相混化，而成爲一種特別的民族。其後，湖廣閩諸省的奸民罪犯，又多逃之是島。民族的成分，已日繁雜，因而瓊人的勢力，亦日漸龐大。今日瓊州人的語言，在廣東諸語中，爲最難懂。已非黎語，亦非廣語，已不是客家話，亦不是福老話。他們的風俗雖然和廣府族大致相同，但亦有完全不同者，故謂其爲一種新的混血民族，亦未嘗不可。

經過上述的混血和演化以後，廣東諸族，其最佔優勢者，爲廣府一族，人數最多，文物最盛，故勢力最大。其次爲客家和福老，人數不若廣府族之衆，勢力亦不若廣府族之大，但亦有其特別優異之點。大抵，客家福老，善能堅苦耐勞，雖窮困至於不可言狀，亦能自爲拯救。廣府族則器量較大，小節小義，非其所拘。且因其有遠大的眼光，故能見機於未萌，但無沈毅的恒心，好動喜變，斯爲特色。

茲將各族的系統，列表如下：



4. 粵省民族的特性

一民族有一民族的魄力，一民族有一民族的特性。特性好的，魄力就大，進步就速，族裔就強；特性惡的，魄力就小，生存就難，族裔就衰。這是民族盛衰存亡的定律，無間古今，無分中外，大家都是逃不了這個例子的，所以要想研究某一民族的文化，或其盛衰存亡的問題，無論如何，總不能不注意於該種民族的

特性。

廣東民族，在中國內部，大概不能說是落伍的民族了。別的事情且慢慢說，單就他們現在的經濟勢力，政治勢力，文化勢力而言，已可覺得他們的前途是很可樂觀的。在過去千餘年的歷史中，他們雖然也常常經過外族的壓迫和侵凌，及其他種種的天災人禍，然而他們的族裔，却仍是有加無減。他們內部諸分子中，雖然也常有混亂，然而每經一度的混亂，反增加一度的同化作用，而使其整個的粵族日變為兼包衆長的民族。他們當中，雖然也還有多少是文化極低的民族，然而大部分總是教育普及，文化昌盛的分子。他們之所以能有此結果，所以能留存至於今日，爲的是什麼原因？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考究他們的特性以外，別無方法。

要述整個的廣東民族的特性，我想還得分爲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來說。而好的方面，又可分爲：(1)愛好潔淨性，(2)好動好勞性，(3)堅苦耐勞性(4)冒險進取性，(5)愛國保族性；不好方面，則當分爲：(1)剛愎自用性，(2)迷信神權風水性，(3)浪費享樂性。

現在，先就好的方面來說。

a. 愛好潔淨性：在廣東的漢人，如廣府客家二族，大抵均喜潔淨。客家人每天必洗澡一次，雖在隆冬，亦無間斷。衣服亦然，不論新舊，不乾淨，總不敢穿。他們的普通人家，雖然不懂

衛生的道理，然其日常生活，却符合衛生的原則。所以他們當中，很少是身體嬌弱的人。廣府人，最喜講食，對於食物的潔淨與否，尤為講究，他們的菜館茶樓，不管大小，總是明窗淨几，清潔潔的。他們用的杯盤碗碟，亦較外地人為明亮清楚。他們對於烹調，已講適口。又講清潔。所於外圍的菜館，特別喜歡僱用廣東的廚子。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現象，廣東人素來是不隨處小便的。經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小巷，聞得到的總是尿味，可是你若是在廣東，却頂畧不到這種風味。固然好潔喜淨，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不過多少總與他們的健康和精神有點關係。

b. 好動好勞性：廣東人生性好勞喜動，無論實族，福族，客族，均是如此。他們有事則做事，無事則向外溜。做生意的，更是奇怪，每到下午四時以後，不上茶樓，便則行街，（蹺馬路）決沒有沒精打采坐在家裡閒着的。他們很喜勞動，有許多家裡很有錢的，尙是整日價赤着足在操作，（他們並不是惜儉，因為有的時候，他們對於銀錢是慷慨而浪費的）問他幹嗎要這樣吃苦，他一定回答你，「不赤足，不便做事，不做事，手軟脚弊，不舒服。」尤其是福老人好勞得利害，有許多表面上非常文雅的人，看上去似乎一點氣力沒有。但是遇着有事，他能肩挑一百來斤的東西，而且勝任快愉。這就是他們平常好勞喜動的結果。客家的老年人，雖就子孫衆多，但是他們却常常極喜歡去打掃房子，若

廣東民族概論

問他們，何必如此自苦，他一定說，「閒了，坐不着。」前年我在汕頭，遇着一位七十歲左右的番客，他說他還要到南洋去玩玩，我勸在家裡多享點福，他却回答我：「在家裡閒悶得很，不走是要折壽的。」可見廣東好勞喜動的形氣了。廣東人大部分都是好勞喜動，所以他們的社會也是動的。

○堅苦耐勞性：廣東人最能吃苦，最能耐勞，尤其是客家福老二族。他們每當窮困的時候，獨能運用其過人的氣力，負擔普通人所不能勝任的勞役。種田也好，做工也好，做生意也好，只要是可維生便都能甘之如飴。而且，各有大志，即困頓至於不可名狀，亦不肯自暴自棄，故鮮有畢生窮促，而未嘗有一日的發跡者。他們賦性至悍，不肯居於人下。工人初入工廠，或學徒初抵店門，便蓄意節省銀錢，冀能獨立經營。常見粵人之出外經商者，初年為學徒，次年即為小販，三數年後，獨立經營小舖，七八年後，便巍然巍然，腰纏數萬金而為小當店或小公司的老板矣。此固由於他們善於經商，要亦非堅苦耐勞，不能臻此。廣府族人，吃苦耐勞之性，雖不若客家福老二族之強，然其調度工商的魄力，則遠非客福人所能望其項背。且其眼光甚遠，能見機於未然，不作無代價的犧牲。故其造就，較之福客二族，更為偉大。此外如瑤人蛋人，亦是很能吃苦的。他們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好，要生產很是不易。不過他們能含辛捱苦，雖就困頓到無法可以發揮自己的本能，他們還是安之若素，除了自己不斷的在求出路

以外，從無願甘於暴棄墮落者。

d. 冒險進取性：廣東人性喜冒險，這是學者所公認的。他們只知進取，求出路；至於前途的危險與否，他們常常是不管的。所以他們當中，成功的固然多有，而失敗的却亦不可勝算。他們有一句俗語：「情願出外討飯吃，不願在家掌老婆。」他們的理由是：外面討飯，運氣好，尙還可以發財，若老是在家裡掌着老婆，那就一輩子沒有出息了。今日南洋群島以及澳洲等地，差不多沒有一處沒有廣東人。他們去的時候，多半都是不名一文的，可是他們却能安然達到他的目的地，而且還要在外地掌握金融勢力，有時還要在海角天涯，稱王稱霸。我們看，數十年來，南洋群島有力的華僑，除掉幾個閩人以外，那一個不是廣東人，那一個不是出身寒微，露天點火，一無憑借的。廣東人冒險進取的生性，處處表現得出：當兵的，走小道，打衝鋒，充便衣隊，更是拿手好戲；做生意的，販奇貨，入窮荒，更行夜走，亦無所惜。他們怕的是沒有出路，生死是不怕的，不過我得聲明一句，這段所謂廣東人的，是單獨指廣東的漢族人而說，其他各族，另當別論。

e. 愛國保族性：廣東人的特點最可注意的，就是愛國保族性，尤其是廣府福老客家三族。不過這完全是環境逼迫出來的。因為他們的祖先，當着五胡亂華的時候，死亡的死亡，逃散的逃散，過江以後，雖然表面上有官吏的撫慰和安插；不過事實上却

廣東民族概論

終歸忘不了胡人的侵凌和屠殺，父傳之子，子傳之孫，群以北方異族爲仇，必欲得之而後甘心。其後，又因宋高南渡，引起金人元人的壓迫和侵寇，粵省民族，目視宋室君臣的南奔，痛惜之餘，益復憤慨，當時潮循一帶福老族和客族的先民，均多應文信國的招募，起而勤王，嘉應梅口鎮有卓姓者，全族八百餘人，隨從帝駕，轉戰崖門，直至帝昺投海，迄無一人降者。而廣府族的子弟之隨從宋室君臣者，兵敗時亦多自動的逃於南洋群島，冀圖恢復宋室。其後明亡清興，粵中子弟，亦多受明遺臣的影響，出而擴大洪門會等反清團體的勢力。『其後洪秀全復以排滿主義，號召中國，兩廣子弟群起而爲民族革命之運動，雖其終卒爲曾李等所平滅，然其所提倡之民族精神，則已廣被於內地十八省矣。』殆至中法戰爭以後，孫公中山復創民族主義，借學說以鼓吹革命，粵中志士，挺然而起，親入虎口以從事於宣傳或運動的工作者有之，或獨藏手槍，窺伺滿清官吏，實行其明刺或暗殺的工作者亦有之。統計清末大小十餘次的革命，幾乎無一次不有粵人攬和其間，亦無一次而不有粵籍殉難的黨人。當時擔任行刺清吏的同志，可考者不下二十人，而其籍貫，大半皆在廣東。可見粵人愛國保族的觀念，殆非其他各省的漢人所可比擬。粵人對於歐美各國的民族，亦有特別牢固的成見。他們平日最惡「番鬼」，遇洋人之無端得罪於同胞者，必群起而詰責之，故外人之在廣東者，均相戒維謹，殊不敢似上海天津等地的英日僑民，坐車走路，小有

不歡，即加華人以洋火腿也。粵人對內，常不能合心，但對於外國，如排貨如罷工，均能一致行動，且能支持至於外人所不及預料的時日。此種特別豐富的維護個族的生性，誠能因勢利導，必能使其族有長足的進步，若一任其浪漫發展，則恐終有遭仇外之讎的一日。

上述五種特性，其好潔好動二項，為使其身體日趨健康的要素，其堅苦耐勞，冒險進取和愛國保族三性，則為其所以能生存於世界的靈魂，吾人對於粵族的好壞，原可必不加以褒貶，但於其靈魂的所在，則不容不代為探求。

現在，再就不好的方面，略說幾句。

a. 粵人已具有上述的五種優點，宜其造就，必能居於全國各民族的首位，然而求之實際，却又不然。這究竟是何道理？要解答這個問題，第一當注意其剛愎自用的特性。廣東漢人最喜自負，往往有所見解，輒為之死死爭執，絲毫不知權變，治學如此，從政亦如此。不知成見已深，外言難入，思慮已狹，進步亦滯。獠，黎，蛋，苗諸族自負的惡習，雖不若廣，福，客三族之深，但是他們亦常有固執成見者。他們的理想，總以為漢人是不好的，是要凌辱他們的，所以每隔數年，他們必出來造反一次，逢着漢人就要殺害。不知歷代肇禍的漢人，皆為少數的奸商或其他貪官污吏，彼等平日無事，則魚肉異族，一旦禍發，則棄官去職，逃之夭夭。黎獠等不識好壞，以為凡是隣居漢人，皆是通同作弊

廣東民族概論

的仇敵，觀察不明，是非不辨，結果真正的仇敵，未能捕獲。而表同情於彼的瓦好漢人，反因之遭了殺身之禍。

b. 迷信神權風水性：廣東人最信神權風水，他們以為凡人的成功失敗，一大部分都是決定於神權或屋場坟墓的風水。他們，各人有各人所崇拜的神明，雖其名目各有分別，然其迷信的程度則無二致，尤其是他們的婦女，除掉少數的女學生外，能够終年不到神壇社廟，或幹其他禮懺完願的勾當者，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的。廣，福，客三族如此，即傜，黎，苗，蛋等族大率也是如此。此外如福老客家二族，又特別迷信風水。他們以為風水是掌司盛衰存亡的上帝，要想升官發財，就得先圖風水，風水好的，怎樣也不怕，風水不好的，怎樣也吃虧，他們有句俗語：「沒風水，出人如鬼，有風水，白日升天。」可見他們對於風水的迷信。他們對於屋場和坟地的選擇，至為講究，往往因為要找一個屋場，逐日跟着堪輿先生遊山捉龍，牽纏十餘年，而未能得到一個適意的地點，亦有因為迷信坟墓有房分的關係，將先人的骸骨，壘了又挖，挖了又壘，展轉壘挖，遷延數十年，換了十餘處，終未能得到一個妥當的辦法者，誠不知其何以竟愚而至於此極也！有些人說，他們之所以迷信神權風水，一方面是由於蠻性的遺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祖先，因為飽經憂患的緣故，不能不借風水好壞之說以自安慰，久而久之，遂相傳成性，雖有大力，莫之能改。這雖然是極其膚淺的說法，可是也有幾分道理。

民俗 第六十三期

○ 浪費享樂性： 不錯，廣東人生產貨財的能力，誠然很可令人佩服，不過他們也有一種不好的惡習，就是喜歡無謂的浪費，和過分的享樂。他們進款雖然大，可是出款也約畧相稱，有時還會出多於入。有人說：「粵人性情與其河流甚有關係。粵人特性首在美味，其次娶妾。一餐之費，動逾百金，一人之妾，動以十計，夫富者之窮奢極慾，原無足怪，乃中下流社會，亦多如是，蓋其心理以有財而不能恣意揮霍，一旦洪水暴發（廣東西江北江常有水患）雖一身幸存，而財產蕩失無餘，是平日之儉約貯蓄直為至愚之舉耳。」吾人試察廣府人，福老人，及蛋人等日常用錢的濶綽，當知此言並非完全無稽。廣東人甚喜嫖賭，任何縣邑，均有娼館賭館。他們嫖娼，最喜裝闊，往往一夜之歡，竟擲三數萬金，其尤闊者，往往與所戀妓女打其空和，（即與妓女打牌，嫖客贏則不算，嫖客輸，則照給。）頃刻之間，損失無算。他們閒居無事，輒喜賭博，來去之大，誠足令人駭心。澳門每家銀牌公司，往往一夜之出入，竟在數百十萬之上。其他鄉井賭館，雖其來去不大，然而窮年累月，無時而不在賭博之中，則其耗費，正亦不可計數。他們狂賭，多用現金，其幸而贏者，則挾其梢頭，乘輿狂遊娼館，往往同伴不過二三，而竟將全館或全埠各館的妓女，而一並放簾包梢以示豪綽者，誠極人間之浪費矣！惟搖黎等族，則因生產不易之故，頗能節儉；男女淫蕩之事，雖多有之，但其舉動，多與物質之耗廢無關，取之以與漢人之任嫖癡

賭者相比，尙覺仍勝一籌。

上述三種特性爲掣肘粵族向前進化的惡性。粵族所以不能有長足的發展，其病根卽在於此。不過粵人的優性，總計起來，尙還強於這些惡性，兩相比消，尙還不致陷於墮落之途。從他們過去的歷史上看，從他們現在的社會現象上看，我覺得他們的前途，還是光明多，而黑暗少。

5. 粵族的貢獻

五胡亂華在中國史上，誠爲一種至爲不幸的事蹟。漢族史家每每談到五胡十六國事，輒爲之悶悶不樂，恨漢人的受人欺凌，而無由報復；然自全人類全華族漢，蒙，回，藏，苗的演化史上觀之，則五胡之亂，正亦是促成一部分的漢人開發百粵及使其演化而成爲一種特別的能爲祖國謀幸福能爲世界創造文明的民族的動力。現在的學者，誰也知道，粵省的民族確是有其特別不同的性質，確是有其可以令人表示相當敬意的文化，然而窮本探源，則亦不能不歸功於五胡的亂華；因爲沒有牠在後頭推他行動，偌大的現代化的族粵，一下子是組織不成的。

閑話少提，現在且將粵族在世界上祖國上的貢獻，選出三數樁來，畧爲說說。

(1) 開發南洋群島，創造南服文明：我們知道。南洋群島的華僑，除掉少數的閩人以外，大部分均爲廣東的廣府，福老，客家，瓊州等族的僑民。他們的出國，遠者發自南宋，近者亦在清

民 俗 第六十三期

末。（近十年來，往南服者多爲老番客的子孫族戚，真正新客，蓋已少矣。）他們之經營南服，無異開鑿天地。當閩粵僑民未蒞南洋群島以前，那些地方，直是一片荒邱世界，雖有天然富盛的原料，而土人愚昧無知，已不知開闢，更不知利用。自閩粵僑民繼續南渡以後，闢草萊，開道路，建市場，立行業，局面渙然一新，土民盡蒙其利。今日涉足南洋群島者，莫不驚其各種產業生產額之鉅。然而一問其根源，則又無一而非賴借閩粵僑民的勞力而成者。可見南洋文明的開鑿，華僑實有絕大的功績。且華僑之在海外擴張實業，又足以增加社會上物質的生產，而使一般消費者，得享受其廉價購物的利益。據此而言，則粵族僑民的墾殖南洋，實可謂於全人類的幸福，亦有相當的貢獻矣。

（2）溝通中外隔閡，宣揚東西文明：粵地自秦始皇置之爲南海郡後，歷漢，魏，三國以後，向日的越族，苗蠻，擺夷和其他少數的後來的漢族，互相混化，漸成爲一種頗有文物的民族。殆至唐代，波斯及阿剌伯人，又復盛入廣州，五方文物，雜處一隅，以是乃各取對方之長，互相傳播。「隋大業間，嘗招致大月氏國之琉璃工人於廣東，欲試仿造，而成功不如其所期；然緣此而別，生一良結果焉，蓋采其術以加精製於陶器，遂爲中國一名產」……。當時招致大月氏工人的人，中外舊籍雖未曾言其卽爲粵人，然依理測之自必先有粵人之居間溝通，乃能至此。其後外國宗教，復由海上傳入廣州，粵人乃爲之媒介，使之分佈全國。如

廣東民族概論

迦特力教(即羅馬舊教)及婆羅的士坦教(即新教)的輸入中國，便是其例。殆至明末，利瑪竇等復挾其曆算等學，投止廣東，粵人信仰其說，而傳於國人。其後利等北上京師，中國的學術，遂起一絕大變化。及至滿清初年，因鄭成功的割據台灣乃下令禁海，西方文明，無由輸入。粵人因近水樓台之故，仍能與西人交相接觸，因得識其虛實梗概，以報告於國人。而二三有力的粵僑，亦常起而溝通中西的隔閡。青年學子，詭羨西方治平，益復喜言西洋文化。雖其所述，殊不免於膚淺幼稚，然其能引起國人注意西方文化的仿擬，太足以促成中國新思潮的進展。

再就粵僑宣揚中國文化的功績言之。南洋各島以及安南暹羅緬甸等地，在其未與粵僑交通以前，一切文化，遠遜中國。自粵僑盛行航海，在那些地方，經營工商學各種事業，遂於有意無意之間，不斷的介紹中國的文化，以浸潤他們的生活。到了今日而那些地方，遂各有幾分華化的氣味，土人的文物，亦漸為之提携而起。再就西歐各國言之，其文明亦多得自粵省民族的傳播。「羅盤針也，火藥及火器也，製紙法及印刷術也。此三者，皆為西人致富之源，然皆由十字軍東征時阿剌伯人手，間接傳自中國者。阿剌伯人至中國者，以廣東為第二故鄉，則此三物之販賣場，實廣東也。又蠶卵一物，我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年550)一波斯人由廣東携歸康士坦丁，西方之有絲產始此。又陶器由廣東人精製後，更大輸出於泰西，至西紀一七零八年，德國名匠勃查(B

民 俗 第六十三期

ottger)苦心研究，終育於藍。而中國派之繪畫美術，亦緣此以凝被於歐洲。凡此皆廣東人對於世界文化上之貢獻也。」見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凡上所述各種文明工具，雖不能說盡數皆由廣東人之傳於波斯及阿剌伯人，然因其與他們實有頻繁之交通的緣故，則此等利器的西被，無論如何，不能說與粵省民族無關。

(3)接濟祖國金融，改善中國經濟地位：中國因受烈強資本主義的壓迫，經濟地位非常惡劣。自同治三年，(西年1864)至民國十五年，六十年間，平均每年海關進口數，超過出口數，竟有七千萬兩之多。此種連綿不息的漏卮，實為中國的致命之傷；然其尚能苟延殘喘，幸存於世界者，無他，因有閩粵僑民的匯款以為之彌縫補救耳。蓋粵人本具有堅苦耐勞的性質，故雖遠適異域，亦能居奇計贏，換取餘金，寄回祖國。今日中國內地各大華商公司或工廠，其主要股東多為粵僑。其他言開發國內實業以抵制外人資本主義者，亦無不以閩粵僑民為基本的勢力。十數年來，中國以內亂之故，政府財政，等於破產，其能稍事支持者，大半多得力於閩粵僑民之助。日人永長正義說得透澈：「微華僑，中國豈止如今日！國家財政破產，其國民經濟，亦行見破產矣！」而華僑之中，又尤以粵僑尤為重要。可見粵人之接濟近日中國的金融，及其改善中國的經濟地位，其功績誠有不可忘者！

(4)改善中國政治的組織，促成國民政府的成立：廣東民

廣東民族概論

族，在古代史上，對於政治，並無多大貢獻。自從洪秀全借排滿主義，建立太平天國以後，粵中子弟，多出而問政問軍。當時各種行政，均屬草率，然其提倡女教，確定民權，注意民生，則在中國歷代君主專制之中，確為一種新鮮局面。最近程君演生，自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鈔回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內容所述，仿若共產制度，其根本原則，則基於「有飯同食，有田同耕」一義之中。此種思想，後日遂演為孫公中山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原則。當時太平制度，不分男女，無論何人，均有保舉官吏，奏貶官吏，及被保舉為官吏的民權。此種男女直接參政的開明政治，至今泰西文明各國，尚以未能完全履行為病，而當時太平諸王，竟能毅然定為國制，其改善中國政制的精神，誠堪佩服！太平天國雖不久便為曾李等所平滅，然其口號，主義和政制，則至今仍留有人間。殆至孫公(中山)出世，較之秀全又進步百倍。孫公本為醫士，然能利用其天才，一方承受粵人傳統的民族思想，一方溶會古今中外的政治學說和制度，以是乃參與中國形勢而創造其驚動全世的三民主義。並親冒槍煙彈雨，領導全國民衆，從事於全民革命。始則傾覆滿洲政府，繼則進而打倒軍閥，更進而與帝國主義者，作猛烈的奮鬥。當時追隨孫公的黨人，雖所在多有，然其基本的忠實同志，則仍以粵人為多。即累次革命，因流血而死亡者，亦以粵籍黨人為多。誠以粵人生性愛國，而又酷喜自由平等，故能犧牲身家性命，以促成民國的成立。現在的中國，

雖尙似危機四伏，然而民主的基礎，則已經穩固，無論任何黨派，任何軍人，要出而問政問軍，當一一以民意為從違。其有皈依個人主義，或其他盧布主義狗主義豬主義，欲出而推翻民國，以建設其他腐化惡化的政府者，則無論如何，難逃民衆的痛擊。只這一點就是粵人首先出來倡導全民革命，並經過許多的流血，而後纔得到的結果。

以上所述，其(一)(二)兩項，為粵族對於世界文化和文明的貢獻，其後二項，則為其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的貢獻。雖其所貢獻的數量，並不很大，然其精神，却可佩服！我希望粵族人士，能把這種貢獻的精神，繼續發揚而光大之！

6. 小收束

文章寫得太嘮叨了，頭緒有點不清楚，所以只得把牠稍為收束一下。

(1)關於粵人和粵族的研究，一方面因為頭緒繁雜，不易爬梳，一方面因為材料缺乏，不易比較，困難是困難極了，不過我們不能因為困難便不工作。

(2)歷史上廣東的民族，至少有苗，獠，獯，擺，越，蛋，黎，畬以及波斯人，阿剌伯人，非洲人，印度人和後至的廣府，福老，客家三種的漢人，攏和其間。牠的成分是非常複雜的。

(3)現在的廣東，僅剩下廣，福，客，苗，獠，黎，蛋等七族，其他各族，或則已經消滅淨盡，或則大部分已經同化於人，

而失却其個族的存在。

(4) 廣府族的血統，最為複雜，至少混有苗，獠，擺，蛋以及黑人，波斯人，阿剌伯人等等的血統。他們所以偉大，在於能以己族的優性，使與異族同化，而吸收其長處。

(5) 福老族較之廣府人，稍為純粹一點，然亦雜有不少的畚民的血統及些許蛋民的血統。

(6) 廣東諸漢族中，比較上可稱純粹者，則為客家族；不過他們亦非絕對的純粹的漢種，（絕對純粹的種族，根本上就是很少的）因為他們也嘗與畚民同居，雖然說混化並不很烈，然而畚民的血統多少是曾被他們吸收了去的。

(7) 廣，福，客三族的先民的老家，原來在長江以北。五胡亂後倉卒渡江。其後又經黃巢之亂，漸釀成五代擾攘之局，他們不安於亂，遂乃由湘，由贛，由閩分三道向南遷徙。因為所取的途徑不同，所以抵粵的年代，亦各有別。

(8) 廣，福，客三族的先民，從歷史上看可以知道：他們一遇胡人入寇，便就向南遷徙，實際上未嘗和北方的胡人發生混化的作用，故其族裔亦不雜胡人的血分。

(9) 據近人梁君伯強的研究，中國越南方的漢人，則其血液越為純粹。廣東人A質多於B質，血液黏滯指數，約為1.26。這種說法與福老客家二族，或許沒有衝突：因為福客雖嘗雜有畚民的血分，然而較之長江以北的漢族，仍是純粹得多。至於廣府一

族，則頗與梁氏的結論，有所出入，因為從歷史上看，他們並不是純粹的民族。這種歷史事蹟與實驗結果不相符合的現象，不知當用何種學說始能解釋。也許是：廣府族雖嘗與各種舊日粵族發生混化作用，但因那些民族的智力體力均不若廣府族之故，兩相比較，適成劣性，混血以後，他們的劣性為廣府族人的優性所抑制，所生子女，體中雖潛有劣性惡質的系統，然其表現則類為優性。這種解釋倘若不能成立，則不是我的史的觀察錯誤，便是梁氏所實驗的廣東人為不屬於廣府族的人，或許單是客家，或許單是福老。

(10)廣東民族除上述各族以外，尙有瓊州一族，為黎人漢人和阿剌伯人的混血種。他們表面上很似一種特殊的民族，但因其成分，已於另節分別詳述，故現在不把牠另寫一章，以湊篇幅。

(11)廣東民族，各有特性，其間雖亦有好的和不好的兩個方面，然其為該民族靈魂的所在，則可斷言。大抵廣，福，客三族則好的特性較多，故較之他族，亦較能發展。

(12)粵族於世界上的文明和文化，均有功績和貢獻。對於中國的經濟政治，功勞亦多。此後該族能否繼續發展，純視其能否利用其天賦及環境以為各種進化的運動以為斷。完了。

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初稿於清華圖書館。

本章所用參攷書：

Huntington: Character of Races. Chapter XI and XIII.

廣東民族概論

S. M. Shirokogoroff: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Chapter VI.

Chi L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apter V.

Chinese Review vol II. 1-73—74 T Chen: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Chapter III

中山大學出版：語言歷史學週刊第一集第二期六期，第三集第三十五六合期，第四集第三十九期

中山大學出版：民俗第六期及第二十三，二十四合期

中國地學會編：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十一期，第二年第十八十九號，

陳壽祺等重修：福建通志卷五十七

史澄李光廷等修：廣州府志第一百六十卷

陳昌齊等修：廣東通志輿地畧

班固撰：前漢書地理志

范曄撰：後漢書馬援傳

長孫無忌等撰：隋書南蠻傳，地理志

梁廷枏撰：南漢書卷七列傳

常璩撰：華陽國志巴志

唐太宗御撰：晉書卷十四地理志

顧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全書廣東

民俗 第六十三期

嚴如煜輯：洋防輯要廣東海防畧

岳珂撰：程史卷十一番禺海嶽

屈大均撰：廣東新語，人語，事語

周去非撰：嶺外代荅卷三

吳震方著：嶺南雜記卷上卷下

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志器，志蠻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三百十八輿地

鍾獨佛撰：粵省民族考源

俞蛟著：夢厂雜著，潮嘉風月

張其珣編：中國民族志

梁啟超著：飲水室文集卷三十五

海瑞著：海忠介公集平，黎統，治黎策

陸楫輯：古今說海說淵乙集，崑崙奴傳

本刊通訊

肇祖先生

四月六日手教，於前日收到。辱蒙過譽，慚愧難禁！

「廣東民族概論」爲我計劃中「粵族與粵人」一書的第一章，內容已極空泛，命意復無可取，只能暫時寄在週刊發表，當作一種讀書報告，如欲刊爲專書，遽然問世，不但於該文體例有所未合，且亦恐爲讀者笑罵之資。此後當努力於研索粵內各民族的問題，舉凡其源流變革，以及文化，習俗，語言，與夫其社會狀況，皆欲一一爲之考覈。如有所獲，當卽出以請教。

「粵族與粵人」一書，原非一年半載所可完成之作；但其中關於民族的一部分，則鄙意極欲於今年暑假以內，先爲脫稿。現在已開始從事搜集瑤黎：二族的材料，再俟三數星期，或可着手寫文。廣府福老二族，材料比較易得，但不能有新鮮貨色，且頭緒紛繁，組織不易。客家一族，去年暑假，雖畧加探索，其中懸而未決的問題，爲數雖多，但較之福老一族尙稱容易。此外尙有惠陽牽仔山之苗民，及韓江山地的畬民，則因其爲瑤民的別支，故把他附在瑤族一章，而不復爲之另立專篇。蛋族的源流問題，當我寫蛋家一文時，各種材料，尙極缺乏，故未能爲進一步之解決。近日復發現數種材料，頗可補充前文之缺，但因我一時心緒不好，不能卽爲改作，將來有暇，當好好的修理也。

中國學者，目來不注意於本國民族的研究，對於本國各民族

民 俗 第六十三期

的問題，沒有一個能爲之作圓滿之解決。前清末年，有光漢子者，作中國民族誌一書，於漢族與其他各族之爭扎，畧有所述，但借其偏於歷史上陳迹的敘述，而於各民族的本身問題，根本上不能認識。去年夏間，任邱王桐齡先生，編中國民族史一書，於國內各族的問題，亦病未能有所發揮；雖其對於歷史上的敘述，較之光漢子之書，已覺進步多多，然其味於各民源族的流變革，及其人種的系屬的問題，則莫不同也。我嘗爲文評之，登於當時自己主編之清華週刊，但限於自己識力之不充，對於讀者亦未有絲毫之裨益。去秋嘗過商務印書館，見新書中有所謂張其昀之中國民族志者，復購而讀之，見其於各族的源流系屬，及其遞演嬗變之迹，亦竟不能有所考證，卽於各族的習俗，亦多鈔襲陳言，而未能詳爲別別，雖其外表似較王書爲勝，然實際上的疏漏，正亦不下於王書也。近日又於清華消費合作社得購常乃惠的中國民族小史，裝訂及紙張，似較王張二氏書，稍爲強些，然其內容則比之光漢子之書，尙嫌遜色，欲其能召示吾人於國內各民族的源流變革，及其文化升降的問題，殆已如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從前讀梁任公的飲水室文集，見其所作歷史上中國之民族一文，於吾國古代民族徒知分類敘述，舉其綱領，而於其遞演嬗變的因果，則鮮能爲之稽求，當時頗病其言之過簡，及今讀王張常諸氏之書，又覺其簡單中，尙有勝過他們之處，因此而益嘆梁氏之博洽，未可因其人之抱落後的政治主張，而遽晦及其學也。吾友張善，

廣東民族概論

年來獨極努力於研索中國的古代民族，近日作「夷爲漢族之高權」一文(一名 E Group 即 We Group 之高權)，從人類學，地質學，考古學，民俗學，各方面的新鮮材料，證明古代淮，泗，登，萊，等地的夷人爲洪水前與後日漢族同一系屬之民族，其言雖穎，其理則週。國內有志於研索中國民族之士，誠能依照張善之法，按步考證，必能於中國的民族學，開一新花園也。

至於用人類學的方法以研究中國人者，國人中，除李濟教授以外，殆無有專門研究這些問題之人矣。李先生近著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一書，於中國人的膚髮，骨格，頭鼻，等項，頗有敘述，其結論亦有獨到之處。在今日凡百科學均落人後的中國，像李先生這一類的著述，已是若黑夜明燈，難能而可貴矣。西人中如 *Buston* 的 *The People of Asia*，於中國人亦有論述，今日中國地理學家之述中國人種者，往往販賣其說，以爲一時之需。此外有俄人 *Shirokogoroff* 者，於中國人的研究，尤爲努力。嘗見其所著 *Anthropology of North China*，及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二書，觀其用功之勤，校考之細，殆可令人望而生敬；雖其所得結論，外國學者，頗有批評，然其治學之精神，則誠然太可供中國人之效法也。聞彼近來已應貴校之聘請，派往雲貴，調查苗人，此爲學術界上極好之消息，吾人敢以至誠，望其早日完成工作，以救中國學術界之饑荒，並使中國人的神秘得——暴露於世界，俾他們不致胡猜亂想

，鬧個不清。

我於人類學，地理學，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素來毫無研究，今茲所言「粵族與粵人」的敘述，乃是癡人夢中所說之事，其不能有所結果，當無待言；但是已經到了夢裡境界，自亦不願遽然即醒，及正是天陰雨泣的時候，不做夢亦無以消此漫漫的長夜也。

前信所言的台灣生番歌，乃是自余文儀所修的台灣府志所輯出者。本擬加之整理，並翻成國語，附在後面，但是力不從心，事與願違，近日又因心緒不好，捏捏放放，憚於動筆。看來只好放棄從前的計劃矣！茲即依命將番歌奇上，便希實之民俗。

前日於周振鶴兄處，得到第五十二期的民俗，見到鍾敬文先生的通信，於拙作「讀鍾著民間文藝叢話」一文中對於黃君詔年的態度，有所指正，並且謂「誠懇的希冀，以後二君秉筆發揮討論學術的意見時，請稍為留心於旨題外措詞，勿教不羈的筆尖，徒搭來無記的糾紛，」語重心長，敢不拜納？黃君「算一年的舊賬」一文，本身已離開討論學術的立場，而一味意氣用事，向人發火，則我又何苦與彼鬥氣，爭此無謂的短長？況且時光無情，一去難復，在我固須多讀幾本個性喜歡之書，（不敢言學藝也。）在黃君又須「奔走衣食」，兩下裏都不是閑得手足發火之人，反正誰人理屈，誰人強詞，明眼人自能知道，我個人又何敢不接受友朋的的忠告，而自居無聊呢？不過我對於歌謠的分類及注音的問

廣東民族概論

題，尙有其他意見，將來擬寫一篇幾千字的短文，寄投民俗，借與南中友朋交換意思；但有一層須先聲明，我是不想駁黃君的，一來因黃君的文章實在太老火，非我所能駁倒，二來因黃君是「奔走衣食」的人，非我所敢駁倒。希望南中師友，不要誤會！

臨了，祝先生爲
中國的民俗學前途斬荆伐棘並開道路早日成功！

羅香林敬上

四月十八日

民俗學會叢書又出一種

——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

(每冊實價三角。本校售書處發售)

本校教育學系教授崔載陽先生去年在文科開講初民心理，曾編著講稿一部，內容豐富，為心理學巨著；民俗學會開設民俗學傳習班時，特聘崔先生演講初民風俗，亦有講稿數千言。茲崔先生應民俗學會之請，將該稿付印，書名「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昨已出版。全書十萬言。不特為心理學重要著作，即研究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者，亦所當瀏覽之書。

本刊第六十四期目錄預告

小謠兒(附說明).....	葉德均
湖南唱本提要序.....	顧頡剛
湖南唱本提要自序.....	姚逸之
廣州民間故事序.....	容肇祖
粵風.....	清 水
希臘民俗——介紹Modern Greek In Asia Minor.....	趙簡子
翁源山歌一齣.....	欽 璵
關於宋帝昺的傳說再述一二.....	亦 夢
朱洪武的故事.....	樊 續
秦桧的故事.....	樊 續
康熙皇帝做的一首歌.....	劉萬端
善報和惡報(浙江義烏的傳說).....	何步青
兩姊妹的故(事東莞童話之一).....	袁洪銘
翁源謎語——字謎.....	C.F.P.
給靜君.....	清 水

編 輯 者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語 言 展 史 學 研 究 所
 發 行 者 : 廣 州 中 國 立 大 學 語 言 展 史 學 研 究 所
 代 售 處 :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印 刷 者 :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廣 州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